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十九回 奔角稽頰心驚獅吼 握拳透爪氣懾奸雄

話說姨太太聽春泉講畢，笑道：「這張成貴真也會玩。」一語未畢，見房門口一個小子一探頭，春泉喝問是誰，走進門見是阿根，手裡拎着件東西。姨太太問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阿根道：「剛剛一個人送來的，放下就走，不知是什麼。」

春泉道：「不要送錯了麼？」

阿根道：「上面有字寫著，地址姓名倒都不錯。」

春泉接過一瞧，見是方方一包紅箋上寫的是：飭仰送新馬路梅福裡費公館呈費春泉老爺升。下面署名是梅心泉三字。詎道：「心泉送什麼東西與我，為甚方才並沒有提起，奇怪的很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且拆開來看是什麼東西？」

春泉親自動手，先把縛著的麻線解去，再拆那張皮紙，見封口上還燙著火漆印，封固的很是嚴密。拆去『層又一層，拆去一層義一『層。共拆去十七八層，還沒有見底。自語道：「真古怪，甚麼東西封閉的恁地嚴密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想來總是極重要極貴重的物件，不然怎會這麼時光送來。」

春泉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只是送來的人為甚回片都沒有索一張，一放下就走了？」

姨太太道：「想是要緊回去和姘頭睡覺呢。」

說著又拆去了三層紙，堪堪見底，原來是一雙香煙匣子。春泉道：「梅心泉真也作怪，無端的送起我香煙來，卻又這樣的鄭重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怕不對麼，梅心泉是國貨會發起人，如何會拿香煙送人？」

春泉也不回答，揭開蓋兒瞧時，烘烘烘一群的黃蜂，猛撲出來。春泉沒有防備，大吃一驚。忙把匣子丟向地下，那許多黃蜂滿間的亂舞亂撲。姨太太忙叫娘姨把帳子放下，仔細飛到床上去。春泉道：「那一個混帳羔子，這樣的惡玩。」

一面叫阿根開窗，把黃蜂趕出去。阿根開了窗，那裡曉得黃蜂見外面天黑，再也不肯飛出去。春泉連罵可惡不止。姨太太道：「還算好，總算沒有被他螫著，這東西是要整人的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不肯飛出去，你我今晚如何好睡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就對過那間裡去睡了罷。」

春泉道：「我小時一竟尋別人家開心的，那裡曉得現在也會反被別人尋了去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你也這麼弄過別人麼？」

春泉道：「我的開心，尋得還要有趣呢。我十五歲時光，第一回到金華去。金華地方有一種大包子，是百果的裡子，異常可口。我是久慕了的，誰料舖子裡偏偏不肯賣給我。說這是喜事裡頭用的，要多少須要預定，零買是沒有的。我奈何他不得，只得慢慢的轉他念頭。後被我想出了個法子，向舖子裡定做一個極大極大的大包子，那圍圍齊候著鍋子上的頭號蒸籠，蒸籠幾多大小，包子也幾多大小。一個蒸籠堪堪做一個，講定兩吊錢，裡子須用豬油百果的。他要我先付一吊定錢，我就給了他。沒做好時光，一趟去催，等到做好蒸熟，我就拆他媽爛污，不去拿了。引得一府城的人，都趕得去看大包子，舖子的檻子都幾乎踏壞。」

姨太太笑道：「只有你這呆子尋出開心來，也是這麼呆興興，還要說嘴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後天張園打擂台，你可高興去瞧？」

姨太太道：「打擂台倒難得碰著的，只聽得說書先生說什麼打擂台打擂台，見是一竟沒有見過。」

春泉道：「這回的擂台，是和書上說的不同的，是中國人和外國人比武。現在上海到了一個外國狠客，聽說狠得要命的，特地來領教領教中國的拳法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梅心泉是好拳棒，他總也要上台比賽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上台比賽，恐怕不見得。方才席間，瑟公曾經問過他，他回說倘然中國人敗在外國人手下，沒有人再能勝過他，我就不得不上台去，與中國人爭一個面子。倘已有別人勝過他了，我又何必出手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他們兩口子都是古裡古怪，說不出一種特別脾氣。他那位太太，也是這樣的。今天我聽他講一番話，真真人都笑得死。他說世界決決不會平靜，倘要平靜，須請閻王老子把世界上有錢的人，一概收去去了個盡盡絕絕，那才能夠平靜。有人問他為甚與有錢的人作對？他說並不與有錢人作對，有錢人實是世界上第一等壞人，一切不公不法事情，都是有錢人釀出來的。你想了，有錢人的錢，都是那裡來的？無非都是克剝窮人，眾人頭上括下來的。眾人被他括窮，他一個兒卻享福了。這種議論，你想可笑不可笑。」

春泉道：「哎喲，一竟講話，連時光都忘記了，我們睡罷。」

這夜因為房間裡被黃蜂占住，就在對廂那間裡歇宿了。

一宵易過，次日起身，已有十二點鐘。阿報送上張知單來，卻是錢瑟公請客，席設雅敘園五號。春泉隨在自己名字下簽了個知字。阿根接去，自付來人去迄。到了下午七點鐘，坐馬車到雅敘園。堂倌引進，見馬靜齋、周介山、毛惠伯、梅心泉等一千熟人都。春泉見過，問主人那裡去了？怎麼請客倒反客候主人起來。」

介山道：「瑟公因請的客邀了兩遍不到，自己坐馬車去接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這個客是誰？卻恁地托大。」

介山把大拇指豎了一豎道：「這個客是個大大有名的大名士，說出來真是沒一個人不知，沒一個人不曉，就是魏企淵魏大名士。」

春泉驚道：「魏企淵是個黨人呀，朝廷懸著重賞拿他，一竟沒有拿到。瑟公怎麼會與這種人認識。」

介山道：「現在黨案是冷掉了，官府也不高興再去查究，所以企淵逃回來，想組織一報館，部署定當後，依舊要出洋去的。他基業是創在外洋呢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這種人本領真利害，逃出去時光，一個光身子，不到十年工夫，已創了十多萬家計了，你我如何及得他來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什麼本領，不過是個大騙子罷了。他師徒兩個，實是人裡頭的妖怪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妖怪也有妖怪的本領，欺唬騙詐，種種迷人的方法，缺一樣可就不成功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論到迷人本領老妖還不及小妖利害。企淵的先生盛繼孔，出名叫做盛呆子，從小就以孔聖人自命。一舉一動，故意做出古方徑誕的樣子。人家叫他呆子，他田歡喜，一意想行出個新教來，自己好做成功個教主。等到中了進士，忽又想做政治家了，朝也說變法，晚也說變法，鬧到個江翻海倒，卻又拍拍身子溜掉了。上他當的人，倒都革職的革職，送命的送命，他們師徒兩個，遨遊海外，逍遙自在。不知怎樣竟又別出心裁，立起一個衛帝會來，竟會假造一道皇帝的衣帶詔。東也騙人，西也騙人，不知被他騙攏了幾許的錢。光是南洋群島一方，怕不有幾十萬麼，還有別處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衣帶詔是沒對證的事，人家怎麼也會相信他。講到衛帝會，更是放屁，他說設立這個會，專為保衛皇帝。不要說皇帝安安逸逸在宮裡頭，用不著他來保衛，就果真有什麼變動，試問他溜在外洋，隔著兩三萬里海程，怎麼能夠保衛，用什麼手段

來保衛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他心裡何曾有什麼皇帝，不過借著這個名目，騙幾個錢罷了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我看這種人的志願，不光要騙幾個錢。他心裡頭，其實想要謀皇帝做，故意造一張衣帶詔，又故意立一個衛帝會，好使宮廷之間生起嫌隙來，他就好於中取利。那衛帝會中黨徒，不是在漢口造過反麼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說起漢口造反，我倒又想著了。當時盛繼孔、魏企淵到了南洋，騙著了華僑一筆銀子。那知天道好還，大騙竟又撞著了小騙，辛辛苦苦騙來的錢，依舊給人家騙了去，就是漢口造反這件事。」

盛繼孔憂後路糧台沒人，當時有個得意門生，叫甚麼名字我竟忘記了。此人立起身來自薦甘願當糧台重任。繼孔因是多年師弟，例也深信不疑，遂把騙來的銀子撥了十萬給他，囑咐了小心謹慎幾句話，此人滿口應承。你道他果肯當糧台麼，錢一到手，可就拆他媽洋爛污了。漢口的事情不得成功，一大半倒也是此人之功。現在有部小說叫《新上海》的，這樁事情敘述得很是詳細。盛繼孔啞巴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，只好自罵自，罵兩聲罷了。那魏企淵也就此與繼孔分手的。繼孔從這一回失了敗，躲在外洋不敢十二分張牙舞爪，倒是企淵一日日響起來了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魏企淵本不過要借著繼孔大名，轟出自己。自己已經轟出，自然用不著繼孔了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企淵的聲名，都從報紙上轟出的。他的錢一大半，倒也從筆墨裡得來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那都是官府作成他的。當時官府竭力禁他的報，他的報就越銷得廣，就此被他銷出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魏企淵這樣一個人，總算利害透頂的了。那知還有一個人，比他還要利害。魏企淵一生，就只見這一個人怕，被他管束得伏伏貼貼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敢就是他老師盛繼孔麼？」

毛惠伯道：「盛繼孔那裡有這個人的勢力，這個人不是別個，就是企淵的嫡親大老婆，這位婆娘，真是潑妒蠻悍四字俱全。企淵一睹他的影子，身子就會發毛。見了面更是一哼都不敢哼，一響都不敢響。這婆娘有兩個丫頭，一個叫阿亞，一個叫阿麗，都從娘家帶過來的。生得雖很平常，然而魏企淵脾氣，是叫化子吃死蟹，見一隻好一隻的。眼睛前擺著這麼白胖胖兩個十七八歲大姑娘，如何不羨慕，饞得他涎水直流。背著老婆，就和兩個丫頭，毛手毛腳，觸的丫頭髮了火，罵他幾聲，打他幾記，他就骨頭硬得要命的，伸伸舌頭，扮扮鬼臉，千奇百怪，沒一樣做不出。」

丫頭瞧了他這副賊，真是又氣又好笑，便拖住了他，要到奶奶跟前出首。企淵一聽出首兩個子，頃刻唬得三魂出竅，六魄離身，朝著丫頭不住的作揖討饒，甚至叩頭跪下，無所不至。那兩個丫頭，也並不是秉性堅貞，也並不是不慕主人榮利，無非懼怕那位大奶奶潑辣手段，所以遲遲未發。後來企淵不知用了什麼手段，竟把阿亞先弄上手，一轉眼就偷私，一轉眼就兩個人絞得餒糖兒似的，難舍難分，異常恩愛，私下相約，待等大奶奶一死立刻把他收房。」

那裡曉得好事難成，好花易謝，企淵有個女孩子，也很懂人事的了。企淵的事，不知怎樣，有一天竟會露在他眼睛裡，他就到他尊堂跟前，告了個密。企淵老婆真也能幹，並不動露聲色，向企淵說明天須出去看個小姊妹，總要吃過夜飯才回。卻暗暗點兵派將，佈置妥貼。企淵那裡知道，到明朝一候老婆出門，就鑽進阿亞房裡，兩個兒開心去了。正在得意，忽聽得門外歷歷碌碌，一陣腳步響，眾人嘩說大奶奶回來了。接著就是老婆聲氣，問『老爺那兒去了？阿亞怎麼也不見？』

企淵唬得魂不附體。阿亞也渾身亂抖，拖住企淵的手，只說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滿眼中流下淚來。只聽大奶奶道：『阿亞的房門怎麼白日裡關閉著，快推進去瞧瞧。』

眾人聽說，早一疊連聲喊開門，連喊帶敲，敲的那扇門吱吱地響起來。看看勢將敲塌，不住搖搖欲倒。企淵見風勢已急，想要逃走，無奈地上偏偏沒個洞兒，無從躲避。此時大奶奶喝罵眾人：『這起混帳羔子，只會吃飯，打扇門都打不掉。』

眾人聽說，喊聲吶，拳腳並上，那副勇往直前的氣概，竟同曾九爺圍攻金陵。肉搏登城差不多樣子。那丫頭房間的房門，堅牢煞總也有限，經不起大隊人馬，竭力攻撲。不多會子，聽得拔瑯宕一聲怪響，那扇門早跌倒了。七八個男女，一窩蜂擁進來。女的是丫頭老媽子，男的就是企淵報館裡的編輯會稽庶務等人員。原來企淵老婆閻威嚴重，連報館裡一應辦事人員，都不敢不遵他的號令，受他的節制。

當下企淵老婆總督人馬，斬關直入。慌得企淵、阿亞穿衣不迭，企淵老婆假做吃驚道：『你為什麼在這邊房裡，這是丫頭房間呢。你是個主人呀，怪道我叫門不應，原來你們幹得好大的乾坤，真是混帳，不要廉恥的東西。』

一面說著，搶步上前，拎住企淵耳朵，直拖下床。喝叫眾人，把這賤婢捆起來。眾人不敢怠慢，一把頭髮，把阿亞拖出來。阿亞哭哭啼啼，十分淒苦。企淵見了，心如刀割。企淵老婆，就拿阿亞房間，改作臨時裁判所。阿亞睡的那張床暫時充為公座，把一千人犯立刻提審。先問企淵幾時鬼混上的，共鬼混過了幾回？企淵嚙嚙道：『今天簇簇新新，實是第一遭兒，不期就被你撞破了。這原是我一時錯誤。』

話還沒有說完，豁赤豁赤面孔上早著了兩下耳刮子。原來他老婆怒他謊供，所以特用刑訊。企淵吃著兩個耳刮子，別模雙膝跪倒。眾人因是見慣了的，所以並不詫異。企淵跪在地下兩眼望著老婆，一聲兒不敢響。只見老婆滿臉的橫肉，一團的殺氣，那副惡狠狠神氣，瞧見了真令人魂飛魄散，膽戰心驚。只聽老婆怒喝：『把這不要臉的爛污貨推過來。』

阿亞此時，已紮縛得餛飩兒似的，推到面前，嗚嗚咽咽的淚流滿面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企淵老婆連喝快說，阿亞瞧著企淵面孔，半響才說出一句道：『我當初原是不肯的，被老爺勾引了多時，一時沒了主意，只求奶奶擔待這一次，下回決決不干了。』

企淵老婆火星直冒，只聽得吶的一聲，阿亞粉面上早又著了一掌，罵道：『老爺是規矩人，都是你們這班不要臉的賤貨勾引壞的，現在倒都推在老爺身上，你自己想推卸一個乾淨。你這爛污貨，我這裡可還要你住。』

說著，又是兩記耳光，打得阿亞沒口分說。企淵老婆審問一過，就叫人請馬老爺來。這馬老爺就是企淵的朋友，企淵老婆也同他熟識的。一時馬老爺請到，企淵老婆先寒暄了幾句，然後道：『馬家伯伯，你們瘦子一竟向我說，家裡活做不開，少個得力丫頭，很羨慕我兩個丫頭子。我回來同企淵說了，企淵倒埋怨我，說我們要好朋友，他家裡差不多就是我家裡，既然人手少，我們橫豎沒什麼生活，兩個丫頭子白閒著，何不就送一個給他。我一想不錯，所以請伯伯到來，情願把阿亞送給了伯伯，伯伯就帶了回去。阿亞這孩子做點子活倒還不算懶。』

姓馬的只道果是企淵厚意，忙著道謝。又問『企淵怎麼不見？』

這婆娘道：『他正在裡頭趕撰本期報紙的社說，因為發刊日子急了，所以不見客。伯伯如有什麼話，說給我聽了，待我停會子傳話罷。』

姓馬的只道是真言，忙答『我也沒有什麼話，不過要謝謝他呢。既然企淵兄在趕做文章，我也不進去見他了，免得擾亂他的文思。』

說畢，就領著阿亞去了。臨走時，阿亞要叩別企淵，企淵老婆攔住不許。沒奈何，只得向奶奶叩了個頭，硬著頭皮去了。等到企淵曉得，已經無法挽回。然而藕斷絲連，心裡終有點子不捨。這婆娘又禁住企淵，不許他到馬家去。就有罷不來的事情，也只許派代表前往。誰料強中更有強中手，企淵竟會別出心裁，與阿亞結了個秘密條約，在一個客棧裡包了個房間，兩人不時歡會。後來姓馬的嫌這阿亞鬼鬼祟祟，時常趕出去，也不要他了。

阿亞飄零無主，就落了勾欄院，幹那快活生涯。現在阿亞還在，人家都叫他做舉人奶奶呢。阿亞當了婊子，企淵只好與阿麗兩個纏了。阿麗與企淵的女孩子最是要好，出出進進，總在一塊兒。企淵老婆又異常的寵他，家政一小半由他做主。阿麗在企淵家裡，差不多有紅樓夢裡鳳姐身邊平兒的聲勢，平日間威權遠在企淵之上，所以企淵開的報館裡人員，常常被他呵斥辱罵，眾社員低

頭順受，一響都不敢響。」

說到這裡，恰巧有客人進來。只道是瑟公和企淵，抬頭見是王樣甫，大家見過。梅心泉道：「快說罷，後來到底纏著沒有？」

毛惠伯道：「魏企淵弔膀子功夫，本是一等，何況阿麗又是他的本號貨，不多幾時，竟又纏上了手。纏綿恩愛，自然不容說得，那知又被他老婆曉得了。一回是創，兩回是例，這婆娘就行那照例公事，和企淵反上一泡子，就拿阿麗驅逐了出門。企淵同阿麗的交情，比了阿亞還要深厚，眼睜睜瞧他被逐，如何捨得。到這時候，真是什麼都顧不得了，閻威如何尊嚴，房刑如何殘酷，都不在他心上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難道竟敢和老婆抗議麼？那真反了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抗議是如何敢，企淵此時膽敢不避斧鉞之誅。涕泗交流的跪在他老婆面前，別樸別樸響頭碰得同播鼓一般，求請收回成命。他老婆初時不睬，無奈他跪在地裡，再也不肯起來，向老婆道：『如果大奶奶不肯答應，我魏企淵甘願跪死在地下。』足足跪了一日一夜，叫他吃也不肯吃，叫他睡也不肯睡，苦志請求，竟同申包胥秦廷乞師差不多的志誠。他老婆與他究竟有點子夫妻情分，鐵鑄鋼造的心腸，便自然而然被他求軟，應許了收回成命。企淵叩頭謝恩，爬起身時，兩眼中兀自流下淚來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答應了他，為什麼再要哭泣？」

毛惠伯道：「這就叫做感激涕零。魏企淵在他老婆手裡，這樣的重恩，還是第一遭受著呢。他老婆雖然答應收回成命，但是嚴定幾條章程：第一每個月只許四夜和阿麗同房；第二一切家政都要阿麗掌管，自己不過任監督之職，第三發出命令，不論是阿麗是企淵，須要立即遵從，不許有一點違拗。企淵連聲答應，阿麗才得復職。不多幾個月，阿麗竟然受孕了，肚子一天一天膨漲起來，人家都紛紛議論他。企淵為聲名起見，只得硬著頭皮，叫一個報館主筆，把阿麗帶到上海來出嫁。臨別時光魏企淵眼淚足足哭出了一鉢頭，送行詩做了三十首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何不就把阿麗做了小老婆。」

周介山插言道：「企淵本是維新志士的首領，他要尊重公權，革除多妻陋俗，實行一夫一婦的文明制度，自然不能不本身作則了。他報紙裡頭曾有過一首詩，發表這個意見，所以我曉得呢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可就是贈胡女士詩？你真上了他的當了。他當初因為老婆不許他娶妾，所以詩上邊故意說出這麼的話，好爭一點子體面。後來老婆恩准他娶妾，他也娶了個妾在家裡頭。人家問他，他回說我本抵是流質，今日的我與前日的我，作興拔刀相鬥。明日的我，也作興與今日的我拔刀相鬥。連我自己也不曉得呢。」

王祥甫道：「你們講的是誰？」

毛惠伯道：「魏企淵。」

祥甫道：「聽說魏企淵暗裡已經投誠外國了，此番回國，就是受著外國人的指使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確麼？」

祥甫道：「確不確沒有仔細，不過外邊都是這麼的講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此人不但是中國的賊民，也是乃師的賊弟了。盛繼孔雖然不肖，卻還想自己做皇帝，頗有點子英雄氣魄。現在企淵甘願充當漢奸，做外國人的鷹犬，真是一屁不值。」

春泉、靜齋、惠伯聽了，也都怒氣勃勃，齊道：「這種人我們與他還同什麼席，他如果來，我們立刻就走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走甚麼，等他到來，我就三拳兩腳，結果這廝的殘生性命，看他還能夠賣國不能夠賣國。」

說畢，把手向桌上一拍，拍得擺著的碟子都震起來。介山膽子最小，見了心泉義憤，先就唬起來道：「兄弟要少陪了，不要等鬧出事來，害我一淘吃人命官司。」

春泉笑道：「介翁竟這樣怕事，這魏企淵是個著名黨犯，朝廷懸著重賞拿捕他，現在敲死了他，不領賞已夠了，怎麼還有官司吃。不過企淵這種狗一般的人，能夠死在梅心翁手裡，倒也是他的造化。梅心翁是曠世英雄呢。」

靜齋接嘴道：「照梅心翁這樣的英雄，拿拳腳去打魏企淵，真有點子不值得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兄弟也不討論值得不值得，只不過替中國除去一害是了。」

說著，外邊殼橐橐一陣腳步響，眾人嘩說「魏企淵來了，魏企淵來了。」